

# 好逑傳目次

福島冬心將軍遺本

# 卷三

## 卷一

###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

###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 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

### 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

### 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

### 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

### 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

書名 好逑傳十八回 同治二年獨處軒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6  
編號 D86656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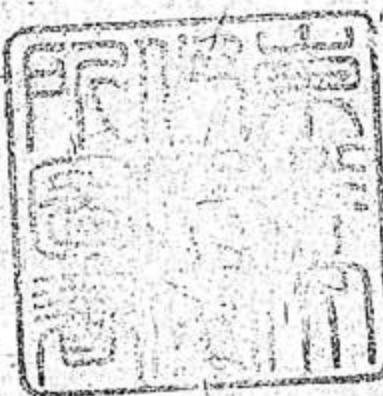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好逑傳十八回 同治二年獨處軒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OE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红堂  
小說  
76(3)



科 2013-3

好逑傳第十一回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難赴

詞曰

謾道無關、一片身心都被綰、急急奔時、猶恐他嫌緩、豈有拘攀、總是情長短、非兜攬、此中冷煖舍我其誰管。

右調點絳脣

話說過公子見馮按院不爲他催親、轉出告示與水小姐禁止謀娶、心上不服、連連來見馮御史、只是不見十分著急、又摸不著頭路、只得來見鮑知縣訪問

消息就說馮御史反出告示之事。鮑知縣聽了也自驚訝道：這是爲何？因沈吟道：一定又是水小姐弄甚神通，將按院壓倒。過公子道：他父親又不在家，一箇少年女子又不出閨門，有甚神通，弄得鮑知縣道：兄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閑。他雖是一箇小女子，却有千古大英雄的志量。前日本縣持牌票去說時，他一口不違，就都依了。我就疑他胸中別有主見。後來我去找他，曾又叮囑他莫要改口。他就說我到不改口，只怕按君到要改口。今日按臺果然改口，豈非他弄的神通？賢契到該去按君衙門前訪問，定有緣故。

過公子只得別了縣尊，仍到按院衙門前打聽。若論水小姐在按院堂上有此一番舉動，衙門皆知。就該訪出，只因按臺怕出醜，吩咐不得唱揚，故過公子打聽不出。悶悶的過了二十餘日，忽見按院大人來請，只到有好意，慌忙去見他。到了後堂，相見過馮按院，就先開口說道：本院爲世兄，因初到不知就裏，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過公子道：以烏臺之重，成就治下一女子婚姻，縱有些差池，恐也無甚大禍。爲何老恩臺大人出乎反乎？馮按院道：本院也只認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故行牌彈壓他，使他俯首聽命，不敢

強辭誰知這水小姐爲人甚是利害竟是箇大才大智之人牌到時略不動聲色但滿口應承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暗暗差一箇家奴進京去擊登聞鼓叅劾本院你道利害不利害過公子聽了喫驚道他一箇少年女子難道這等大膽只怕還是謊說以求苟免且請問老恩臺大人何以得知馮按院道他叅劾本院還不爲大膽他偏又有膽氣親自送到本來與本院看過公子道老恩臺大人就該扯碎他的本章懲治他箇盡情他自然不敢了馮按院道他妙在將正本先遣人進京二日然後來見本院本院欲要重處他他的正本已去了儻明日本准時朝廷要人却將奈何不獨本院處治他他却轉手持利刃欲自刺將以死來挾制本院過公子道就是他的本上了老恩臺大人辨一本未必就辨他不過馮按院道世兄不會見他的本章他竟將本院夾倒了竟無從去辨箇此本若是准了他的不獨本院有罪連世兄與老師都却有些不便故本院不得已只得出示安慰他方說出家奴姓名形狀許我差人星夜趕回前日兄累累賜顧本院不敢接見者恐怕本趕不回耳目招彰愈加談論今幸本趕回了故特請世兄來看方

知本院不是出乎反乎、蓋不得已也。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送與過公子看。過公子看了、雖不深知其情、然看見詔師媚權等語、也自覺寒心道：「這丫頭怎無忌憚至此？真也可惡！難道就是這等罷了？」其實氣他不過、又其實放他不過、還望老恩臺大人看家父之面、爲治晚生另作一斧柯之想。馮按院道：「世兄若說別事、無不領教。至於水小姐這段姻緣、說來也有些不合。」本院勸世兄到不如冷了這箇念頭罷。只管勉強去求、恐怕終要弄出事來。我看這女子舉動莫測、不是一箇好惹的。過公子見按院推辭、無可奈何、只得辭了出來、心不甘服、因尋心腹成奇、與他商量、遂將他的本章大意念與他聽道。這丫頭告詔師媚權、連父親也參在裏面、你道惡也不惡、成奇道：「他本章雖惡、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懷、却不是嫌公子無才無貌、但只以男女皆無父命、若論婚姻正禮、他也說得不差。我想這段姻緣、決難强求。公子若必要成就、除非乘他此時父親貶謫、老爺又不日拜相、速遣人到京、與老爺說知此情、求老爺做主、遣人到戌所去求親。你想那水侍郎在此落難之時、無有不從、儻他父親從了、便不怕他飛上天去。」過公子聽了、方纔大喜。

道有理有理現一條大路不走却怎走小路如今就寫家書去與父親說但是書中寫不盡這些委曲家裏這些人又都沒用必得兄爲我走一遭在老父面前見景生情撮合成了方妙成奇道公子喜事既委命於我安敢辭勞就去就去過公子大喜道得兄此去吾事濟矣因懇懃切切寫了一封家書與父親又取出盤纏教一箇老家人同成奇進京去了正是

滿樹尋花不見花 又從樹底覓根芽

鄰知春在鄰家好 蝶悶蜂忙總是差

按下成奇與家人進京求親不題却說鐵公子自山東歸到大名府家裏時時佩服小姐之恩將俠烈之氣漸次消除了只以讀書求取功名爲念一日在邸報上忽看見父親鐵都院有本告病不知是何緣故心下著急又帶著小丹騎了匹馬忙忙進京去探望將到京師忽見一箇人騎著匹驢子在前面走鐵公子馬快趕過他的驢子因回頭一看却認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因著驚問道你是水管家却爲何到此水用擡頭看見是鐵公子慌忙跳下驢來說道正要來見鐵相公鐵公子聽了驚訝道你要來見我做甚只得也勒住馬跳了下來又問道你來端的是爲老

爺的事還是爲小姐的事水用道是爲小姐的事鐵公子又喫一驚道小姐又爲甚事莫非還是過公子作惡水用道正爲過公子作惡這遭作得更甚所以家小姐急了叫我進京擊登聞鼓上本又恐怕我沒用故叫我尋見相公委求指點指點鐵公子道上本容易且問你過公子怎生作惡就至於上本水用道前番那過公子自家謀爲識見淺短故小姐隨機應變俱搪塞過了誰知新來的按院是過老爺的門生死爲他出力竟發下一張憲牌到縣裏來勒逼著一月成親如何拘得他過家小姐故不得已方纔寫了一道本章叅他叫我來尋相公指引今日造化恰好撞著須求鐵相公作速領小的去上要使用的小人俱帶有在此鐵公子聽了不覺大怒道那箇御史敢如此胡爲水用道按院姓馮鐵公子道定然是馮瀛這賊坯了小姐既有本自然叅他得痛快這不打緊也不消擊鼓我送到通政司央他登時進上候批下來等我再央禮科抄叅幾道看這賊坯的官可做得穩水用道若得鐵相公如此用情自然好了鐵公子說罷因跨上馬道路上說話不便我的馬快先去你可隨後趕到都察院私衙裏來我叫小丹在衙前接

你水用答應了鐵公子就將馬打一鞭就似飛的去了不多時到了私衙原來鐵御史告病不准門前依舊熱熱鬧鬧鐵公子忙進衙拜見了父母知道是朝廷有大議要都察院主張例該告病辭免沒甚大事故放了心就吩咐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直等到晚並不見來鐵公子猜想道水小姐既吩咐他托我上本怎麼不來莫非他驢子慢到得遲尋下處歇了明蚤必來見我到了次蚤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直守到午後也不見來鐵公子疑惑道莫非他又遇著有力量的熟人替他上了故不來見我只得差了一箇能事的承差叫他去通政司訪問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承差訪問了來回覆道並沒有鐵公子放心不下又叫人到午門外打聽今日可有人擊鼓上本又回道沒有鐵公子一發動疑暗暗思忖道他分明說要央我上本爲何竟不見來莫非他行事張揚被按院耳目心腹聽知將他暗害了或者是。一時得了暴病睡倒了一霎時就有千思百想再也想不到是水用將到城門忽被馮按院的承差趕了轉去又叫人到各處去找尋一連尋了三五日並無蹤影鐵公子著了急暗想道水小姐此事若是上本

准了發下來時便不怕按君了。今本又不上按君威勢。他一箇女子任是能幹如何拘得他過。況他父親又被貶謫。歷城一縣都是奉承過公子的。除了我不去救他。再有誰人肯爲他出力。古語云士爲知己者死。水小姐與我鐵中玉可謂知己之出類拔萃者矣。我若不知猶可謝責。今明明已知而不去助他一臂。是鬚眉男子不及一紅顏女子。不幾負知己乎。主意定了。卽辭了父母。只說仍回家讀書。却悄悄連馬也不騎。只僱了一匹驢子騎著。仍只帶了小丹。星夜到山東歷城縣來。要爲水小姐出力。一路上思量道。若論賊坯如此作惡。就該打上堂去辱他一番。與他箇沒體面。纔覺暢意。只他是箇代天巡狩的御史。我若如此。他上一本說我凌辱欵差。他到轉有理了。那時就到御前折辯。他的理短。我的理長。雖也不怕他。但我見水小姐折服強暴。往往不動聲色。我若動起龐來。他未免又要笑我。是血氣用事的了。莫若先去見水小姐。只將馮按院的兩張勒婚虎牌拏了進京。叫父親上本。參他詔師媚權。逼勒大臣。幼女無媒苟合。看他怎生樣解救。正是。

熱心雖一片

中有萬千思

不到相安處

彷徨無已時

鐵公子主意定了，遂在路不敢少停，不數日就趕到歷城縣尋一箇下處，安放了行李，叫小丹看守，遂自己走到水侍郎家裏來到了門前，却靜悄悄，不見一人出來，只得走進大門來，也無一人出入，只得又走進二門來，雖也不見有人出入，却見門傍有一張告示掛在璧上，進前一看，却正是馮按院出的心下想道：這賊坯既連出一牌限日成婚，怎又出告示催逼，正好拏他的去作箇指實。一邊想，一邊看去，却原來不是催婚，到是禁人強娶的，看完了，心下驚又喜道：這却令人不解，前日水用明明對我說，按院連出一牌催婚，故水小姐事急上本，爲何今日轉掛著一張禁強娶的告示，在此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賄賂，故翻過臉來，再不然或是水侍郎復了官，故不敢妄爲再想不出，欲要進去問明，又想道：他一箇寡女，我又非親非故，若是他遭了強娶，患難我進去問聲還不妨，如今門上貼著這樣平平安安的告示，我若進去訪問，便涉假公濟私之嫌了，這又斷乎不可，且到外面去細訪，或者有人知道，也未可知。因走了出來，不期剛走出大門，忽撞見水蓮在門前走過，彼此看見，俱

各認得只得上前施禮水運暗想道他向日悻悻而去今日爲何又來想是也著了魔因問道鐵相公幾時來的會見過舍姪女麼鐵公子道學生今日纔來並不敢驚動令姪女水運道既不見舍姪女又爲何到此鐵公子道學生在京曾聞得馮按君擅作威福連出二牌限一月要逼令姪女出嫁因思女子之嫁父命之關御史何事私心竊爲不平故不遠千里而來欲爲令姪女少助一臂適在門內見馮按院有示禁人強娶此乃居官善政乃知是在京之傳聞者誤也故決然而返耳水運聽了大笑道鐵先生可謂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矣雖屬高義也只覺舉動太輕了此話雖是這等說然旣已遠遠到此還須略略少停待學生說與舍姪女使他們知感出來好拜謝拜謝方不負此一番跋涉鐵公子道學生之來原不全是由人不過要平自心之不平耳今日心之不平已平又何必人之知感又何必人之拜謝說罷將手一舉道老丈請了竟揚揚而去水運還要與他說話見他竟一拱而別心下十分不快因想道這小畜生怎還是這等無狀怎生要擺布他一場方快暢想了半晌並無計策因又想道還須與過公子去商量方

好因先叫了一箇小廝悄悄趕上鐵公子跟了。打聽他的下處然後一徑走來尋見過公子將撞。鐵公子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過公子聽罷跌足道這畜生又想要來奪我婚姻了殊可痛恨。我實實饒他不過拚著費些情面要與他做一場水運道這一場却怎生與他做過公子道明日尋見他借些事故與他私鬧一番然後將他告在馮按院處不怕若馮不爲我水運搖頭道此計不妙我聞得這姓鐵的父親做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這馮按院就十分要爲公子都也不敢難爲堂官的兒子過公子聽了興驚道是呀我到不會想著此却如之奈何水運道我想起來如今也不必動大手。只小要他一場先弄得他顛三倒四再打得他頭破血出却又沒處叫屈便也設的了過公子道得能如此方能少出我氣且問計將安出水運道這姓鐵的雖然嘴硬然年紀小小的我窺他來意未必不專致在我姪女兒身上方纔被我撞破了沒奈何只得說這些好看話兒遮掩遮掩我想他心上不知怎生樣思量一見哩公子如今莫若將計就計叫一箇童子去請他只說是水小姐差來的說今蒙知他到門恐人多不便出來相見約他

第十一回

今晚定更時在後花園門口一會有要緊的話說那姓鐵的便是神仙也猜不出是假的等他來時公子却暗暗埋伏下幾箇好漢打得他頭青眼腫却到那裏去訴苦你道此計好不好過公子聽了喜得滿臉都是笑因贊道好妙計百發百中且打他一頓報箇信與他使他知歷城縣豪傑是惹不得的因教出一個乖巧會說話的童子來將訴說的言語細細吩咐明白叫他如此如此那童子果然乖巧一一領會正吩咐完恰好水運叫去打探下處的小廝也來了因叫他領到鐵公子下處來此時鐵公子因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不知其詳放心不下遂走到縣前要見鮑知縣問箇明白不料鮑知縣有公務出門不在縣中只得仍走了回來水家小廝看見忙指與童子道這走來的正是鐵相公童子認得了却讓鐵公子走進下處他卽隨後跟了進來低低叫一聲鐵相公走到那裏去來小廝候久了鐵公子回頭看時却是一箇十四五歲的童子因問道你是誰家的候我做甚麼那童子不就說話先舉眼四下一看見沒有人方走近鐵公子身邊低低說道小的是水小姐差來的鐵公子驚疑道水小姐他家有大管家水用等爲何

不差來却怎叫你來你且說差你來見我有甚話說童子道小姐要差水用來因說話不便故差小的來小的是小姐貼身服侍的可以傳達心事鐵公子道有甚麼心事要你傳達童子道小姐說蛩間蒙鐵相公賜顧已有人看見要出來相會一來衆人屬目不便談心二來被人看見又要論是論非三來鐵相公又未曾扣門升堂差人留見又恐涉私非禮只得隱忍住了然感激鐵相公遠來一片好心必要面謝一謝故悄悄差小的來見鐵相公鐵公子道你可回去對小姐說說我鐵挺生雖爲小姐不平而來不過盡我之心却非要見小姐之面小姐縱有感我之心却無見我謝我之禮蓋男女與朋友不同耳童子道小姐豈不知男女無相見之理但說是前番已曾相見過今日鐵相公又爲小姐遠遠而來反避嫌不見轉是矯情了欲今請相見又恐閒人說短說長要費分辨莫若請鐵相公定更時分悄悄到後花園門首去一會人不知鬼不覺實爲兩便望鐵公子不要爽約以負小姐之心鐵相公聽了勃然大怒道胡說這些話從那理說起莫非你家小姐喪心病狂麼童子道家小姐是一團美意怎麼鐵相公到惱起來鐵公子

一頭怒、一頭想道水小姐以禮法持身、何等矜慎、怎說此非禮之言。難道相隔不久、就變做兩箇人。此中定然有詐。因一手將童子捉住、又一手指著童子的臉、要打道。你這小奴才有多大本領、怎敢將美人局來哄騙我鐵相公。那水小姐乃當今的女中豪傑、你怎敢造此邪穢之言來汙他。我鐵相公也是箇皎皎錚錚的漢子、你怎敢捏此淫蕩之言來誘我。我想這些言語、你一箇小小孩子、也造作不出。定有人主使、你可實說、是誰家的小廝。這些言語、是誰教你的。我便饒你、你若半字含糊、我就帶你到縣中教縣主老爺、將你這小奴才活活打死。童子正說得有枝有葉、忽被鐵公子一把捉倒、只恨恨要打、嚇得他魂都不在身上。又見鐵公子將他隱情都先說破、更加慌張。初還強辨一兩句道、實實是水小姐差來的。這些話、實實是水小姐叫我說的。後被鐵公子兜嘴兩箇巴掌打慌了、只得直說道、我實是過公子的童子。這些話、都是水老相公教的。實實不干小的之事。求鐵相公饒了我罷。鐵公子聽了、方哈哈大笑道、魑魅魍魎、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倆。因開了手、放起小童子道、你既直說、饒你去罷。你可對水家那老奴才說、我鐵

相公是箇烈丈夫水小姐是箇奇女子所行所爲非  
義卽俠豈小人所能得知叫他不要自管自討苦衷  
饒你去罷童子得脫了身那裏還敢做聲因將袖子  
掩著臉一路跑了回來此時水蓮還同過公子坐著  
等信忽見童子垂頭喪氣走了回來不勝驚訝過公  
子忙問道你如何這等模樣童子因哭了苦看見家  
主不覺眼淚落了下來道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水  
蓮道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傳水小姐的說話他  
自然歡喜你怎到說我害你童子道水老相公你也  
或將那鐵相公看輕了那鐵相公好不利害兩隻眼  
看人比相面的還看得准些一張嘴說話論事就像  
看見的一般小的纔走到面前說是水小姐差來的  
那鐵相公就有些疑心說道既是水小姐差來怎不  
差那大家人却叫你來小的說我是水小姐貼身服  
侍的故差了來那鐵公子蚤有幾分不信就放下面  
孔來問道差你來做甚小的一時沒變動只得將水  
老相公叫我去說水小姐約他後園相會的話細細  
說了一遍那鐵公子也忒性急等不得說完便大怒  
起來將小的一把捉住亂打道你是誰家的小奴才  
敢大膽將美人局來哄我鐵相公那水小姐是箇閨

中賢淑怎說此喪心病狂之言定是誰人詐騙若不實說就要送小的到官去究治小的再三求饒他好不利害決定不放只等小的說出真情他方大笑幾聲饒了小的臨出門又罵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魎叫我傳水老相公不要去捋虎鬚自討苦喫過公子與水運聽了面面相覲做聲不得呆了半晌過了些忽發恨道這小畜生怎如此可惡我斷斷放他不過却也奈何他不得水運道不打緊我還有一計偏要奈何他一場纔罷只因這一計有分教孽造於人罪還自受不知水運更有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十二回終

第十二回

冷眼孔翻得轉一席成仇

詞曰

大子無知要將紈袴稱結契且引魚蝦上  
把蛟龍臂及至傷情當面難迴避閑思  
議非他惡意是我尋惄氣

右調點絳脣

却說過公子聽見水運說又有甚算計可以奈何過公子因忙忙問道老丈又有甚妙計水運道也無甚妙算但想他既爲舍姪女遠遠而來原要在舍姪女

身上、弄出他破綻來、方纔童子假的被他看破、故作此矯態、我如今擅擾我姪女、真使人去請他、看他反作何狀、便可奈何他了、過公子聽了、沉吟道、此計好便好、只是他的人正沒處通風、莫要轉替他做了媒人、便不妙了、水蓮道、媒人其實是箇媒人、却又不是合親的媒人、却是破親的媒人、公子但請放心、只管妄帖、因辭了回家、來見永心小姐道、賢姪女、你真果然有些眼力、我如今方服殺你、永心小姐道、叔叔有甚服我、水蓮道、前日那箇鐵公子、人人都傳說是拐子、賢姪女獨看定不是、後來細細訪問、方知果然不是拐子、到是一箇有情有義的好人、永心小姐道、這事已往之事、叔叔爲何又提起、水蓮道、因我今日撞見他、感他有情有義、故此又說起、永心小姐道、叔叔偶然撞見那路上、便知他有情有義、水蓮道、我今日出門、剛走到你門前、忽撞見鐵公子在你門裏出來、援想起他向日我爲你婚姻、只說得一句、他就拂然變色而去、今日復來、疑他定懷不良之念、因上前相見、要捉他的破綻、搶白他一場、不期他竟是一箇好人、此來到底是好意、冰心小姐道、叔叔怎知他來却是好意、水蓮道、我問他到此何幹、他說在京中聽得人

說馬按院連出二牌，要強逼姪女與過公子成婚。知道非姪女所願，他憤憤不平，故不憚道路之遠，趕將來，要與馬按院作對。因不知起事根由，故走來要見姪女，問箇明白。不期到了門內，看見馬按院出的告示，却是禁止強娶的。與他所聞大不相同。始知是傳言之誤，故連門也不敢竟歡喜，喜而去。我見他如此有情有義的舉動，豈不是箇好人？永心小姐道：據叔叔今日說來，再迴想當日在縣堂救我之事，乃知此生素抱熱腸，不是一時輕舉。姪女感之敬之，不爲過矣。水蓮道：他前日在縣堂救你，你即接他養病，可謂義俠往來，兩不相負矣。但他今日遠來赴你之難，及見無事，竟歡然笑而去，絕不自矜。要你知感激他，他獨自一段義氣，已包籠姪女於內矣。姪女受他如此護持之高誼，却漠然不知。卽今知之，又漠然不以爲意，揆之於事，殊覺失禮。問之於心，未免抱慚。若以兩人之義俠相較，只覺姪女少遜一籌矣。永心小姐道：叔叔教訓姪女之言，字字金玉。但姪女一女子舉動，有嫌。雖抱知感之心，亦只好獨往獨來於漠然之中，而冀知我者知耳。豈能剖而相下，以尊義俠之名？水蓮道：說便是這等說，但只覺他數百里奔走之勞。

毫無著落終不舒暢莫若差人去請他來拜謝使他知道一片熱腸消受有人不更快乎此時水心小姐因水用到京被馮按院趕了轉來後來不上本事情正無由報知今見水運要他差人去請鐵公子來謝正合了他的機會雖明知水運是計遂將計就計答應道聽叔叔說來甚是合理姪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但請他的帖子却要借叔叔出名水運道這箇自然冰心小姐因取出一箇請帖來當面寫了請他明午小酌叫水用去下水用道不知鐵相公下處在那裏水運因叫認得小廝領了去水用到得下處恰好鐵公子正在下處躊躇要回去又不知馮按院出示的緣故要訪問又不知誰人曉得忽看見水用走進來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前日遇見我時不是要央我上本麼水用道那日遇見相公之後就被馮按院老爺的承差趕上不由分說趕了回來路上細細訪問方知是家小姐當堂將本稿送與馮按院看他見本內參得他利害也慌了再三央求家小姐許出告示禁人強娶家小姐方說明小的姓名形像叫他來趕小人一時被他趕回故失了鐵相公之約不期鐵相公抱此雲天高誼放心不下又遠遠跋涉而來家

小姐聞之不勝感激故差小人來要請鐵相公到家去拜謝因將請帖呈出鐵公子聽見水用說出緣由更加歡喜道原來有許多委曲我說馮瀛這賊坯爲何就肯掉轉臉來你家小姐真有作用也我蚤間到你門上看見告示就要回去因不知詳細故在此尋訪今你既說明了我明日准行矣本該到府拜謝小姐向日垂救深情然嫌疑之際恐惹是非故忍而不敢耳這帖子你帶回小姐的盛意已心領了萬萬不能趨教水用道鐵相公舉動光明家小姐持身正大兄奉曲鐵相公止不過家二老爺相陪家小姐畧畧盡情有何嫌疑鐵公子道我與你家小姐往來本係義俠之舉原不在形骸之內何必區區作此世情酌應你可回去謝聲我斷斷不來水用見鐵公子說得軟轂知不可強只得回家報知永心小姐與水蓮永小姐聽說不來反歡喜道此生情爲有情義爲有義俠爲有俠怎認得這等分明真可敬也惟水蓮所謀不遂不得已只得又走來見過公子商量道這姓鐵的一箇少年人明明爲貪色却眞真假假百般哄誘他不動口口雖說去却又不去只怕他暗暗的還有圖謀公子不可不訪過公子道我看此人如鬼如

喊我一箇直人那裏防得他許多我在厯城縣也要算做一箇豪傑他明知我要娶你姪女兒怎偏偏要走到我縣中來與你姪女兒歪纏豈不是明明與我做對頭你騙他落套他又偏偏不落套你哄他上當他又偏偏不上當我那有許多的功夫去防範他莫若明日去拜他只說是慕他豪傑之名他沒箇不來回拜之禮等他來回拜之時拚著設一席酒請他再邀了張公子李公子王公子一班貴人同飲飲到半酣將他灌醉尋些事故與他爭鬧起來再伏下幾箇有力氣的閑漢大家一齊上打他一箇半死不出氣然後告到馮按院處就是老馮曉得他是堂官之子要護他却也難爲我們不得弄到臨時做好做歹放了他去使他正眼也不敢視我厯城縣的人物豈不快哉水運聽了歡喜的打跌道此計痛快之極只要公子做得出過公子道我怎的做不出他老子是都堂我父親是將拜相的學士那些兒不如他水運道既公子主意定了何不今日就去拜他恐他明日三不知去了過公子因叫人寫了一箇眷小弟的大紅全柬坐了一乘大轎跟著幾箇家人竟擡到下處來拜鐵公子鐵公子見子名帖知是過公子鄙其爲人

忙躲開叫小丹只回不在過公子下了轎竟走進寓內對小丹說了許多殷勤思慕之言方纔上轎而去鐵公子暗暗想道我是他的對頭他來拜我做甚麼莫非見屢屢算計我不倒又要設法來害我又暗笑道你思量要害我只怕還甚難但我事已完了明日要回去那有閑工夫與他遊戲只是不見他罷了又想道他雖爲人不端却也是學士之子旣招招搖搖來拜一場我若不去回拜只道我傲物無禮了我想他是箇酒色公子必然起得遲我明日趕蚤投一帖子就行拜猶不拜使他無說豈不禮智兩全算定了

到了次日日未出就起來叫小丹收拾行李打點起身自却轉央一箇店上小廝拏了帖子來拜過公子不期遇公子已伏下人在下處打聽一見鐵公子登衣冠齊楚笑哈哈的迎將出來道小弟昨日晉謁不過聊表仰慕之誠怎敢又勞兄臺賜顧因連連打恭共請進去鐵公子打量只到門投一名帖便走忽見過公子直出門迎接十分殷勤一團和氣便放不下冷臉來只得投了名帖兩相揖讓到了廳上鐵公子就要施禮過公子止住道此間不便請教遂將鐵公子

直邀到後廳方纔施禮序坐一面獻茶過公子因說道久聞臺兄英雄之名急思一會前蒙辱臨敝邑時卽謀晉謁而又匆匆發駕抱恨至今今幸臨又承垂顧誠爲快事敢扳作平原十日之飲以慰飢渴之懷鐵公子茶罷就立起身來道承長兄厚愛本當領教只是歸心似箭今日立刻就要行了把臂之歡留待異日可也往外就走過公子攔住道相逢不飲真令風月笑人任是行急也要屈留三日鐵公子道小弟實實要行不是故辭乞長兄相諒說罷又往外走過公子一手扯住道小弟雖不才也忝爲宦家子弟臺兄不要看得十分輕了若果看輕就不該來賜顧既蒙賜顧便要算做賓主小弟相留不過欲少盡賓主之誼耳非有所求也不識臺兄何見拒之甚也鐵公子道蒙長兄殷殷雅愛小弟亦不忍言去但已束裝行色倥偬勢不容緩耳過公子道既是臺兄不以朋友爲情義決思要行小弟強留也自覺惶愧但只是清晨枵腹而來又令枵腹而去弟心實有不安今亦不敢久留只求略停片時少動一飧而即聽驅車就道亦不爲遙庶幾人情兩盡難道臺兄還不肯見諒鐵公子本不欲留因見過公子深情厚誼懇懃款留

只得住下道纔進拜怎便好相擾過公子道知已相逢當忘你我臺兄快士何故作此套言正說不了只見水通忽走了進來看見鐵公子忙施過禮滿臉堆笑道昨日舍姪女感鐵先生遠來高誼特託我學生具柬奉屈少表微忱不識鐵先生何故見外苦苦辭了今幸有緣又得相陪鐵公子道我學生來殊草草去復匆匆於禮原無酬酢故敬託使者辭謝今日之來不過願一識荆也而蒙過兄卽諱諱投轄欲留恐非禮欲去恐非情正在此費躊躇幸老翁有以教之水通道古之好朋友傾蓋如故鐵先生與過舍親難道就不如古人乃必拘拘於世文如此甚非宜也水通說完過公子大笑道還是老丈人說得痛快鐵公子見二人互相款留竟不計前情只認做好意便笑一笑坐下不復言去不多時備上酒來過公子就遜坐鐵公子道原蒙憐朝飢而授殲爲何又勞賜酒恐飲非其時也過公子笑道慢慢飲去少飲得遇著飲時三人俱各大笑就坐而飲原來三人與麵蘖生俱是好友一拈上手便津津有味你一杯我一盞便不復推辭飲了半晌鐵公子正有箇住手之意忽左右報王兵部的三公子來了三人只得停杯接見過公

子就安坐道王兄來得甚妙因用手指著鐵公子道此位鐵兄豪傑士也不可不會王公子道莫非是打入大內侯養閒堂的鐵挺生兄麼永運忙答道正是正是王公子因復重舉手打恭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因滿斟了一巨觴送與鐵公子道借過兄之酒聊表小弟仰慕之私鐵公子接了也斟一觴回敬道小弟粗豪何足道臺兄如金如玉方得文品之正彼此交賚一運就是三巨觴鐵公子正要告止忽左右又報李翰林的二公子來了四人正要起身相迎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止住道相熟兄弟不消動身小弟竟就坐罷遇公子道尚有遠客在此鐵公子聽說只得離席要作禮那李公子且不作揖先看著鐵公子問道好英俊人物且請教長兄尊姓臺號鐵公子道小弟乃大名鐵中玉李公子道這等說是鐵都院的長君了連連作揖道久聞大名今日有緣幸會遇公子就邀入座鐵公子此時酒已半酣又想著要行因辭說道李兄纔來小弟本不該就要去只因來得蚤叨飲過多兄行色匆匆不能久住只得要先別了李公子因作色道鐵公子太欺人了既要行卽蚤去爲何小弟剛到卽一刻也不能留這是明明欺小弟不

足與飲了水。運道鐵先生去是要去久了，實不爲李先生起見。只是李先生纔來一杯也不共飲，未免促然方纔王先生已有例，對飲過三巨觴。李先生也只照例對飲三觴。三觴飲後，去不去留，聽憑主人，却與客無干了。李公子方向嗔作喜道：「水老丈，此說還略略近情。」鐵公子無奈，只得又復坐下，與李公子對飲了三巨觴。飲完，忽左右又報道：「張吏部的大公子來了。」眾人還未及答應，只見那張公子，歪戴著一頂方巾，乜斜著兩隻色眼，糟包著一付麻臉，蚤喫得醉醺醺一路叫將進來。那一位是鐵兄，既要到我厯城縣來做豪傑，怎不會我一會？鐵公子正立起身來，打量與他施禮。見他言語不遜，便立住答應道：「小弟便是鐵挺生，不知長兄要會小弟有何賜教？」張公子也不爲禮，瞪著眼對鐵公子看了又看，忽大笑道：「我只道鐵兄是七箇頭八箇膽的好漢子，却原來青青眉目，白白面孔，真無異於女子。想是晉侯後身，了餘事。且慢講，且先較一較酒量。看是如何？」眾人聽了，俱贊美道：「張兄妙論，大得英雄本色。」鐵公子道：「飲酒飲情也，飲興也，飲性也，各有所思。故張旭神聖之傳，謹及三杯淳于髡簪珥縱橫，盡乎一夜而此時之。

飲妙態百出初未嘗較量多寡以爲雄張公子道既  
是飲態百出安知較量多寡以爲雄又非飲態中之  
妙態哉卽用手扯了鐵公子同坐下叫左右斟起兩  
巨觴方將一觴送與鐵公子自取一觴在手說道朋  
友飲酒飲心也我與兄初會面知人知面不知心且  
請一觴看是如何因舉起觴來一飲而乾自乾了遂  
舉空觴要照乾鐵公子鐵公子見鐵公子喫乾方歡  
喜道這便算箇朋友一面又叫左右斟起巨觴鐵公  
子因辭道小弟坐久叨飲過多適又陪王兄三觴李  
兄三觴方纔却又陪長兄一觴賤量有限實實不能  
再飲了張公子道旣王李二兄俱是三觴何獨小弟  
就要一觴而止是欺小弟了不瞞長兄說小弟在厯  
城縣中也要算一箇人物從不受人之欺豈肯受吾  
兄之欺哉因舉起觴來又一飲而乾了又要照  
乾鐵公子鐵公子因來得蚤又不會喫飯空心酒喫  
了這半日實實有八九分醉意擎著酒杯只是不喫  
因被那張公子催的緊急轉放下酒杯瞪著眼靠著  
椅子也不作聲但把頭搖張公子看見鐵公子光景  
不肯喫便滿臉含怒道講明對飲我喫了你如何不

喫莫非你倚強欺我麼。鐵公子一時醉的身子都軟了，靠著椅子只是搖頭道：喫得便喫，喫不得便不喫。有甚麼強，有甚麼欺？張公子聽了，忍不住發怒道：這杯你敢不喫麼？鐵公子道：不喫便怎麼？張公子見說，不喫便勃然大怒道：你這小畜生，只可在大名勢利，怎敢到我山東來裝腔？你不喫我這杯酒，我偏要你喫了去！因擎起那杯酒來，照著鐵公子，沒頭沒臉只一澆。鐵公子雖然醉了，心下却還明白，聽見張公子罵他小畜生，又被澆了一頭一臉酒，著這一急，急得火星亂迸，因將酒都急醒了，忙跳起身來，將張公子一把抓住，揉了兩揉，道：好大膽的奴才，怎敢到虎頭上來尋死？張公子被揉急了，便大叫道：你敢打我麼？鐵公子便兜嘴一掌道：打你便怎麼？王二公子看見張公子被打，便一齊亂嚷道：小畜生，這是甚麼所在？怎敢打人？過公子也發話道：好意留飲，乃敢倚酒撒野？快關門，不要走了！且打他箇酒醒，再送到察院去治罪，暗暗把嘴一呶，蛋兩廂走出七八箇大漢，齊擁到面前，水蓮假勸道：不要動龐，因要上前來封鐵公子的手。鐵公子此時酒已急醒了，看見這些光景，已明知落局，轉冷笑一笑，道：一羣瘋狗，怎敢來欺人？

因一手捉住張公子不放，一手將棹子一掀，那些餚饌碗盞打翻一地。水運剛走到身邊，被公子只一推倒地上，扒不起來。王李二公子看得勢頭兇惡，不敢上前，只是亂嚷亂叫。道反了，反了！過公子連連揮眾人齊上衆人剛就到來，蚤被鐵公子將張公子就像提大棍的一般，提將起來，只一手掃得衆人那裏禁不得提起，放倒，墩墩疊疊，只弄得頭暈眼花，連喫的幾杯酒都嘔了出來，滿口叫道：大家不要動手，有話好講。鐵公子道：沒甚話講，只好好送我出去，便萬事全休。若要圈留，要你人人都死。張公子連連應承道：我送你，我送你。鐵公子方將張公子放下，站穩了一手提著，自步了出來。衆人眼睜睜看著，氣得白挺，又不敢上前，只好在旁說硬話道：禁城之內，怎敢如此胡爲？且饒他去，少不得要見箇高下。鐵公子只作不聽，見提著張公子直同走出大門之外，方將手放開道：煩張兄傳語諸兄，我鐵中玉若有寸鐵在手，便是千軍萬馬中也可出入，何況三四箇酒色之徒，十數箇紳宦體面，箇箇手都掃光，骸都打折。我今饒了他們，挑糞糞，漢指望要摘猛虎之鬚，何其愚也！我若不念

的性命叫他須朝夕焚香頂禮以報我大赦之恩不可不知也說罷將手一舉道請了竟大踏步回下處來到得下處只見小丹行李已打點的端端正正又見水用牽著一匹馬也在那裏伺候鐵公子不知就裏因問水用道你在此做甚水用道小姐訪知過公子留鐵相公喫酒不是好意定有一場爭鬭又料定過公子爭鬭鐵相公不過必然要喫些虧苦又料他喫些虧苦斷不肯干休定然起一場大是非家小姐恐鐵相公不在心竟去了讓他們造成謗案那時再辨就遲了家小姐又訪知按院出巡東昌府離此不遠請鐵相公一回來卽快去面見馮按院先將過公子惡迹呈明立了一案到後任他怎生播弄便不妨了故叫小人備馬在此伺候服侍鐵相公去鐵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你家小姐怎在鐵中玉面上如此用心真令人感激不盡你家小姐料事怎如此不爽定然不差因進下處喫了午飯辭了主人竟上馬帶著水用小丹來到東昌府去見按院正是

英俊多餘勇

佳人有俏心

願爲知已用

一用一番深

鐵公子到了東昌府訪知馮按院正坐衙門忙寫了一張呈子將四公子與水運結黨朋謀陷害之事細細呈明要他提疏拏問走到衙門前不等投文放告竟擊起鼓來擊了鼓眾衙役就不依衙規竟扯扯曳曳擁了進去到了丹墀鐵公子遵御史代天巡狩的規矩只得跪一跪將呈子送將上去馮按院在公座上看見鐵公子已若認得及接呈子一看見果是鐵中玉也不等看完呈子就走出公座來一面叫掩門一面就叫門子請鐵相公起來相見鐵公子因上堂來還要再跪馮按院用手挽住只以常禮相見一面看坐待茶一面就問道賢契幾時到此到此何幹本院並不知道鐵公子道晚生到此不遇遊學原無甚事本不該上賣不料無意中忽遭羣奸結黨陷害幾至喪命今幸逃脫情實不甘故匐伏臺前求老恩臺代爲伸雪馮按院聽了道誰敢大膽陷害賢契本院自當盡法因復取呈子細細看完便蹙著眉頭只管沉吟道原來又是他幾人鐵公子道鋤奸去惡憲臺事也憲臺境宇清肅無所畏避何猶躊躇寬假於此輩馮按院道本院不是寬假他們但因他們尊翁皆當道於朝處之未免傷筋傷骨殊覺不便况此輩不

過在膏梁紈褲中作無賴欲警戒之又不知悛改欲辱彈章又實無強梁跋扈之雄故本院未即剪除耳今既得罪賢契容本院細思所以治之者鐵公子道事既難爲晚生怎敢要苦費老憲臺之心但晚生這人今日之事若不先呈明一旦行後恐他們如鬼如蜮詞轉捏虛以爲毀謗則無以解旣老憲臺秦鏡已燭其奸則晚生安心行矣此呈求老憲臺立案可也馮按院聽了大喜道深感賢契相諒乞少留數日容本院盡情鐵公子立刻要行馮按院知留不住取了十二兩程儀相送鐵公子辭謝而出正是

烏臺有法何須執白眼無情用轉多  
不知鐵公子別後又將何往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十二回終

第十三回

出惡言拒聘實增奸險

詞曰

禮樂場中難用狠，况是求婚須要他。  
心肯一味蠻纏拏不穩，全靠威風多受損。  
君子持身應有本，百歲良緣豈不深思忖。  
教白璧受人汙，甯甘一觸成齎粉。

右調蝶戀花

話說鐵公子辭了馮按院出來，就將馮按院說的話一一對水用說明了。叫他說知冰小姐，因又說道：「你

家小姐慧心俏膽古今實實無二真令我鐵中玉服  
煞只因男女有別不得不時時相親爲恨耳然此天所  
服也禮所制也無可奈何因將馬仍還水用回去却  
自僱了一匹蹇驢仍回大名府去正是

來因義激輕千里 去爲深情繫一心  
謾道靈犀通不得 瑶琴默默有知音

按下水用回覆水小姐鐵公子自回大名府不題却  
說過公子邀了三箇惡公子七八箇硬漢實指望痛  
打鐵公子一場少洩胸中之氣不料反被鐵公子將  
酒席掀翻把眾人打得狼狽竟提著張公子送  
他出門揚揚而去甚是裝成模樣大家氣得說話不  
出氣了半晌還是水運說道此事是我們看輕了氣  
也無用也不料這小畜生到有此臂力過公子道他  
雖有臂力却不是眾人打他不過只因他用手提著  
張兄故不敢上前耳如今張兄脫了身這事放手不  
得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頓然後到接院  
處去告他一狀張公子道既是過兄叫人去我也去  
叫二三十人相幫王公子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幫一  
時乘著興竟聚了百十餘人四公子同水運領著竟  
擁到下處來尋鐵公子撕打及到下處問時方知鐵

公子已去了大家懊悔水運互相埋怨過公子道不須埋怨他要逃去我有本事告一狀教按院拏了他來水運道他是北直隸人又不屬山東管就是按院也拏他不來過公子道要拏他來也不難只消我四人共告一狀說他口稱千軍萬馬殺他不過意在謀反故屢屢逞雄打奪四人欲爲聚草屯糧之計聳動按臺要他上本等本上了我四家再差人進京稟明各位大人求他暗暗助力迨奉下命來拏人那時他便有萬分膂力也無用了大家聽了俱歡喜道此計甚妙因叫人寫了一張狀子四人同出名又寫水運作見證約齊了竟同到東昌府來俟馮按院放告日期竟將狀子投上馮按院細細看了見正合著鐵公子前告之事欲待就將鐵公子先告他之事批明不准又恐他也有謗他信一面之辭欲要叫他四人面審却又恐傷體面因見水運是見證就出一根簽先拏水運赴審原來水運敢做證見只倚著四公子勢力料沒甚辨駁忽見按院一根簽單單要他去審自己又沒有前程嚇得魂飛天外滿身上只是抖差人問知他是水運那管他的死活扯著就走水運看著四公子著急道這事怎了還求四位一齊同進去見

見方好、恐怕我獨自進去、沒甚情面、一時言話答應差了、要誤大事。四公子道：正該同見、遂一齊要進去。差人不肯道。老爺分咐單擎水運、誰有此大膽敢帶你眾人進去。四公子無法、只得立住、因讓差人單帶水運到丹墀下跪稟道。蒙老爺天差、水運拏到馮按院叫帶上來。差人遂將水運直帶到公座前跪下。馮按院因問道：你就是水運麼？水運戰兢兢的答應道：小的正是水運。馮按院又問道：做證見的就是你麼？水運道：正是小的。馮按院又問道：這證見還是你自情願做的？還是他四人強你做的？水運道：這證見也不是四人強小的做、也不是小的自情願做、只因這鐵中玉謀反之言、是小的親耳聽見、故推辭不得。馮按院道：這等說來、這鐵中玉謀反是真了。水運道：果然是真。馮按院道：既真、你且說這鐵中玉說的甚麼謀反之言？水運道：這鐵中玉自誇他有手段、若手持寸鐵、縱有千軍萬馬也殺他不過。馮按院又問道：這鐵中玉謀反之言、還是你獨自聽見的？還有別人亦聽見的？水運道：若是小的獨自聽見的、還有別人亦枉他了。這句話實實是與他四人一同聽見的。他四人要做原告、故告小的做證見。馮按院道：是你五人

同聽見定有同謀却在何處水運因不會打點一時說不出口裏只管略略的打花舌馮按院看見忙叫取夾棍來眾衙役如虎如狼吆喝答應一聲就將一副短夾棍丟在水運面前水運看見嚇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馮按院又用手將案一拍道問你在何處聽見怎麼不說水運慌做一團沒了主意因直說道這鐵中玉謀反之言實實在過其祖家裏聽見的馮按院道這鐵中玉既是大名府人爲何得到過其祖家裏來水運道這鐵中玉訪知過其祖是宦家豪富思量劫奪假作拜訪故到他家馮按院又問道你爲甚也在那裏水運道這過其祖是小的女婿家小的常去望望故此遇見馮按院又問道你遇見他二人時還是喫酒還是說話還是廝閑水運見按院問的兜搭一時摸不著頭路只管延捱不說馮按院因喝罵道這件事本院已明知久矣你若不實說眞情我就將你這老奴才活活夾死水運見按院喝罵一發慌了只得直說道小的見他二人時實是喫酒馮按院又問道你可曾同喫水運道小的撞見也就同喫馮按院又問道這王李張三人又是怎生來的水運道也是無心陸續來的馮按院又問道他三人撞來

可曾同喫酒。水運道也曾同喫。馮按院又問道：「你五人既好好同喫酒，他要謀反，你五人必定也同謀了。爲何獨來告他？」水運道道：「其祖留鐵中玉喫酒原是好意，不料鐵中玉喫到酒醉時，却露出本相來，將酒掀翻，抓人亂打，打得眾人跌跌倒倒，故賣嘴說出千軍萬馬殺他不過，謀反的言語來，還說將四家蕩平做寨費，故四人畏懼，投首到老爺臺下，若係同謀，便不敢來出首了。」馮按院道：「抓人撕打，只怕還是掩飾，彼此果會交手麼？」水運道怎不交手，打碎的酒席器皿還現在老爺可以差人去查看。馮按院道：「既相打，他大名府遠來，不過一人，你五家的主僕多自然是被傷了，怎麼到告他謀反？」水運道道：「鐵中玉雖止一人，他動起手來，幾十人也打他不過，因他有此本事，又口出大言，故過其祖等四人告他謀反。」馮按院又問道：「這鐵中玉可曾捉獲？」水運道道：「鐵中玉猛勇絕倫，捉他不住，被他逃走了。」馮按院叫書吏將水運口詞細細錄了，因怒罵道：「據你這老奴才供稱，只不過一羣惡少，酒後凶毆，怎就妄告謀反？」鐵中玉雖勇，不過一人，豈有一人敢于謀反之理？就是他說千軍萬馬殺他不過，亦不過賣口逞勇，並非謀反之言。你說

鐵中玉逃走。他偏先有詞告你們明謀陷害，怎說逃走。據二詞看來，喫酒是真，相打是真。他止一人，你們五人并奴僕一干，則你們謀陷是實。而你們告他謀反毫無可據。明明是虛。本院看過王張李四人皆貴體公子，怎肯告此謊狀。一定是你這老奴才與鐵中玉有仇，故兩邊挑起事端，又敢來做硬證見欺瞞本院。情殊可恨。將手去筒子裏拔了六根簽丟在地下，叫拏下去打眾卑穢聽了，吆喝一聲，並將水運拉下，去拖翻在地，剝去褲子，擎著頭腳，只要行杖，嚇得水運魂都沒了，滿口亂叫道：「天官老爺看鄉紳體面，饒了罷！」按院因喝道：「要看那箇鄉紳體面？」水運道：「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馮按院道：「你既是他的胞弟，可知水侍郎還有甚人在家看守？甚是孤危。前蒙老爺天恩賞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張掛近日方得安甯。舉家感激不盡。馮按院道：『這等是眞了！你既要求本院饒你，你可實說。』你與鐵中玉有甚仇隙，要陷害他？水運被眾卑穢擎在地下，屁股朝天，正在求生不得之際，那裏還敢說謊？只得實說道：『小的與鐵中玉原無仇恨，只因過其祖要拉小的在內。』馮按院道：『一

則念你是鄉紳子弟，二則看四公子體面，故饒了你。快出去勸四位公子息訟，不要生事。因叫一箇書吏押著水運將原狀與鐵公子的呈子，並水運供稱的口詞都拏出去。與四位公子看，又吩咐道：「你說此狀老爺不行，若行了審出這樣情由，於四公子實有不便。」吩咐完，因喝聲押出去。水運聽見，就像鬼關放赦一般，跟著書吏跑了出來，看見四公子只是伸舌道：「這條性命幾乎送了。」馮老爺審事，真如明鏡一毫也瞞他不得。快快去罷。四公子看見鐵公子已先有呈子，盡皆驚駭道：「我們只道害怕逃走了，誰知他反先來呈明，真要算做能事！」又見水運害怕，大家十分沒興，只得轉寫一帖子，謝了按院，走了回來。各散去，別人也漸漸丟開。惟過公子終放心不下，見成奇進京去，久無音信，因又差一箇的當家人進京去催信，正是：

青鳥不至事難憑 黃犬無音側耳聽

難道花心不經露 牢牢密密護金鈐

按下過公子，又差人進京不題。却說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到了京中，尋見過學士，將過公子的家書呈上。過學士看了，因叫成奇到門房中，與他坐了，細細

問道大公子爲何定要娶這水小姐。這水小姐的父親已問軍到邊上去了。恐怕門戶也不相當成奇道。大公子因訪知這水小姐是當今的淑女。不但人物端莊。性情靜正。一時無兩只。那一段聰明才幹。任是才智人也算他不過。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爲配。過學士因笑道：好癡兒子！既要求他爲配。只消與府縣說知。央他爲媒行聘去娶就是了。何必又要你遠遠進京來見我。又要我遠遠到邊上去求他父親。成奇道：大公子怎麼不求府縣。正爲求府縣用了百計。千方百費了萬千氣力。俱被這水小姐不動聲色。輕輕的躲過。到底娶他不來。莫說府縣壓服他不倒。就是新到的馮按院。是老爺的門生。先用情爲大公子連出兩張虎牌。限一月成婚。人盡道再無改移了。不料這水小姐。眞真是箇俏膽潑天。竟寫了一道本章。叫家人進京擊登聞鼓。叅劾馮按院。過學士聽了。驚訝道：小小女子怎有這等大膽。難道不怕按院拏他成奇道。莫說他不怕拏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他偏有膽氣。將叅他的副本親。自到他堂上送與馮按院看。馮按院看見。叅得利害。竟嚇慌了。再三苦求。他他方說出上本家人名姓。許他差飛馬趕回。馮按

院曉得他是箇文中的英俊，惹他不得，故後來轉替他出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掛在門前。誰敢問他一問？大公子因見按院也處他不得，故尋急了，只得托晚生傳達此情，要老爺求此淑女，以彰關雎雅化。過學士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這水小姐如此聰慧，怪不得癡兒子這等屬意。但這水居一也是箇倔強任性之人，最難說話。雖與我同部同縣，往來却甚疎澹。況他無子，止此一女，未知他心屬意何人。若在往日求他，他必裝模做樣。今幸他遣戍邊庭，正在患難之際，巴不得有此援引，我去議親，不愁不成。成奇道：

老爺怎生樣去求？過學士道：若論求親之事，原該託一親厚的媒人去。道達其意，講得他心允了，然後定行聘禮。只是他如今問軍在邊，離京一二千里，央誰爲媒去好？若央箇小官，却又非體。若求箇大體，大老又豈可違出？况大老中並無一人與他親厚，莫若自寫一封書，再備一副厚禮，就煩成兄去自求罷。成奇道：老爺寫書自求到也捷近，若書中隱隱許他辨白，他貪老爺勢力，自然依允。儻或畢竟執拗不從，他已問軍，必有衛所管轄之官，並親臨上司。老爺可再發幾箇圖書名帖，與晚生帶著，到臨時或勸諭他，或

挾制他不怕他不允過學士點頭道是因一一打點停當擇箇日子叫成奇依舊同了兩箇得力的家人同去正是

關雎須要傍河洲 展轉方成君子求若是三星不相照 空勞萬里問衾裯  
話說水侍郎在兵部時因邊關有警因力薦一員大將叫做侯孝叫他領兵去守禦不期這侯孝是西北人性勇猛耿直因兵部薦他爲將竟不會關會得主帥竟自出戰邊帥惱他暗暗將前後左右的兵將俱撤回使他獨力無援苦戰了一日不會取勝因眾口

詞報他失機竟拏了下獄遂連累水侍郎薦舉非人竟問了充軍貶到邊庭水侍郎又爲人寡合無人救解只得竟到貶所一年有餘雖時時記念女兒却自身無主又在數千里之外只得付之度外不料這日正閑坐無聊忽報京中過學士老爺差人候見此時水侍郎雖是大臣被貶體面還在然名在軍籍便不好十分做大聽見說過學士差人不知爲甚只得叫請進來成奇因帶了兩箇家人進去先送上自己的名帖說是過學士的門客水侍郎因賓主見了一面進坐待茶一面水侍郎就問道我學生蒙聖恩貶

謫到此已不齒於朝紳長兄又素昧平生不知何故  
不憚一二千里之途跋涉到此成奇因打一恭道晚  
生下士怎敢來候見老先生只因辱在過先生門下  
今皆過老先生差委有事要求老先生故不惜奔走  
長途抖膽上謁水侍郎道我學生雖與過老先生忝  
在同鄉因各有官守相接轉甚疎濶自從貶謫到邊  
一發有雲泥之隔不知有何見諭直勞長兄遠涉到  
此莫非朝議以我前罪尙輕又加以不測之罪麼成  
奇道老先生受屈之事過老先生常說不久就要爲  
老先生辨明非爲此也所爲者過老先生大公子年

當授室之時尙未有佳偶因訪知老先生令愛小姐  
乃閨中名秀又擅林下高風誠當今之淑女願結絲  
羅仰副喬木久矣不意天緣多阻老先生復屈於此  
不便通於媒妁當俟老先生高陞復任再遣冰人又  
恐桃夭失時今過老先生萬不得已只得親修尺楮  
具不腆之儀以代斧柯因叫兩箇家人將書札呈上  
又打一恭道書中所懇乞老先生俯從水侍郎接了  
書卽拆開一看看完了見書中之意與成奇所說相  
同因暗想道這過學士在朝爲官全靠詔媚非吾輩  
中人他兒子游浪有名怎可與我女兒作配況我女

兒在家這過公子既要求他里巷相接未有不先求近地而竟奔波於遠道者今竟奔波遠道而不惜者必近地求之而有不可也我若輕易應承儻非女兒所願其誤非小因將書袖了說道婚姻之事雖說父命主之經常之道也然天下事有經則有權有常則有變我學生孤言弱息蒙過老先生不鄙作蘋蘩之採可謂榮幸矣今我學生宦京五載又戊邊年餘前在京已去家千里今去京則又倍之離家之久去家之遠可想而知矣况我學生無子止此弱息雖女猶男素不會以閨中視之故產業盡其所掌管而議婚

一事久矣囑其自擇此雖未合經常聊從權變耳過公子既不以小女爲陋府尊公祖也縣尊父母也舍弟親叔也何不一絲繫之百兩迎之而竟舍諸近而求諸遠乎成奇道老先生臺諭可謂明見萬里過公子因夢想好逑恨不能一時卽遼鐘鼓琴瑟之願故求之公祖公祖已許和諧求之父母父母已允結褵求之親叔親叔已經納聘然反復再四而淑女終必以父命爲婚姻之正故過老先生薰沐遣晚生奔馳以請也水侍郎聽見說女兒不肯已知此婚非女兒所願因說道小女必待父命與過老先生必請父命

者固守禮之正也但我學生待罪於此是朝廷之罪人非復家庭之嚴父矣旦夕生死且不可測安敢復問家事故我學生貶謫年餘並不敢以一字及小女長短者蓋以臣罪未明也君命未改也若當此君命未改臣罪未明之時而卽遙遙私圖兒女之婚則是上不奉君之命下不自省其罪也其罪不更大乎斷乎不敢成奇道老先生金玉自是大臣守正不欺屋漏之言然禮有貶之輕而伸之重者如老先生今日但出賜一言卽成百年秦晉之好孰重孰輕卽使在聖土雷霆之下或亦憐而不問也水侍郎道兄但知

禮可貶而不知禮之體有不可貶者譬如今日我學生在患難中而小女孤弱不能拒大力之求凡事草草爲之此亦素患難之常猶之可也儻在患難中而不畏患難必以父命爲正此賢女之所爲也女旣待父之正則爲父者自不容不以正教其女也若論婚姻之正上下有體體卑而强尊之謂之賣體尊而必降之謂之褻以我學生被謫在此體卑極矣有勞長兄遠繫赤繩則我學生以爲僭而不敢當矣若以我學生昔日曾備員卿貳亦朝廷侍從之官也儻欲絲羅下結卽借鴛鴦爲斧柯之用亦無不可何竟不聞

而乃自遣尺書爲折薪之用不亦大穢乎長兄試思之可不可也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議論說得閉口無言挨了半晌因復說道晚生寒賤下士實不識臺鼎桃天大禮但奉過老先生差委而來不過聊充紅葉青鸞之下塵原不足爲重輕設於禮有舛錯望老先生從而教之幸勿以一介菲人而誤百年大事水侍郎道尊兄周旋亦公善矣但我學生細思此婚實有名分不妥成奇道有何不妥水侍郎道過老先生乃臺鼎重臣我學生係沙場戌卒門戶不相當一也女無母而孤處於南父獲罪而遠流於北音信難通請命不便二也我學生不幸徹祚衰宗以女爲子于歸則家無人入贅則亂宗祀婚姻不便三也况議婚未有正憑兩姓而擇婿未有不識其面者也敢煩成兄善爲我辭爲感成奇又再三撮合而水侍郎只是不允许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又議了兩三日成奇見沒處人頭只得拏了過學士的名帖央衛所管轄之官並親臨上司武弁或親來勸勉或來挾制弄得箇水侍郎一發惱了因回覆成奇道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未曾得罪過學士而過學士爲何苦以聲勢相加我水居一得罪朝廷不過一身而小女家居未嘗

得罪爲何苦苦逼婚煩成兄爲我多多達意我水居一被貶以來自身已不望生還久矣求其提拔吾所不願彼縱加毀吾亦不畏原禮原書乞爲繳上成奇無可奈何只得收拾回京正是

鐵石體難改

桂姜性不移

英雄甯可死

決不受人欺

成奇回到京中將水侍郎倔強不從之言細細報知過學士過學士滿心大怒因百計思量要暗害水侍郎過不得半年恰好邊上忽又有警守邊將帥俱被殺傷一時兵部無人朝廷著廷臣舉薦過學士合著

機會因上一本道邊關屢失皆因舊兵部侍郎水居一誤用侯孝失機之所致也今水居一雖遭戍實不足蔽辜而候孝尙繫獄游移故邊將不肯效力也懇乞聖明大奮乾斷勅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卽將侯孝審明定罪先正典型再逮還水居一一并賜死則雷霆之下薦舉不敢任情而將士感奮自然效力而邊關何愁不靖矣不日聖旨下了依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得奉旨提出侯孝會審定罪只因這一審有分教李白重逢子儀在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十三回終

第十四回

捨死命救人爲識英雄

詞曰

肉眼無知肉食鄙，骯髒英雄認作駑駘比。  
不是虛拘縛其體，定是奇文致其死。自  
分奇才今已矣，豈料臨刑突爾逢知己，拔  
起邊庭成大功。始知國事能如此。

右調蝶戀花

話說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接了聖旨，隨卽會同定了審期，在公衙門提出候孝來同審。這日適值

鐵公子又因有事到京中來省親，問道：「父親因爲甚公務出門？」母親石夫人道：「爲審一員失機，該殺的大將這件事，已審過一番。今奉旨典型，不敢耽延。大清晨就去了。」鐵公子道：「孩兒聽得邊關連日有警，正在用人之際，爲何轉殺大將？」父親莫要沒主意，待孩兒去看看。石夫人道：「看看也好。只是此乃朝廷大事，不可多嘴。」鐵公子應諾。因叫長班領到三法司衙門去，看只見那大將候孝已奉旨失機，該斬，绑了出來。只待午時三刻，便要行刑。鐵公子因分開眾人，將那大將一看，只見那人年紀只好三十上下，生得豹頭環眼，燕領虎鬚，十分精幹。心下暗驚道：「此將才也！」爲何遭此？因上前問道：「我看將軍堂堂稟稟，自是英雄中人，爲何殺人？不過失了事機。」那大將聽見說他殺人，不過不禁暴聲如雷道：「大丈夫既死如歸，該死便殺，也不爲大事。只是我候孝兩臂有千斤膂力，一身有十八般本事，怎的殺人？不過失了甚麼事？」鐵公子道：「既未失事，爲何獲此大罪？」請道其詳。那大將道：「罷了。事到如今，說也無益。」鐵公子道：「不說也罷。只是目今邊庭正需人用，將軍還能力戰否？」那人道：「斬將擧旗，本分內事，有甚不能？」鐵公子聽了，便不再問，竟氣忿。

忿直衝進三法司堂上來，大聲說道：「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貳大臣，宜真心爲國，爲何當此邊庭緊急之秋，國家無人之日，乃循案牘其文，而殺大將，誤國不淺？請問還是爲公平，爲私乎？竊爲三大人不取也！」刑部侍郎王洪與大理寺卿陳善，都察院鐵英三人，因過學士本上有先正典刑之言，聖旨准了，便不敢斗。分辨駁雖同擬了一箇死請，下旨來，心下終有幾分不安。忽見有人嚷上堂來，不覺又驚又喜，又愧又怒。再細看時，却認得是鐵公子。刑部與大理不好作威，到是鐵都院先拍案怒罵道：「好大膽的小畜生！這是

朝廷的三法司，乃王章國憲森嚴之地，三大臣奉旨在此審獄，決囚你一介書生，怎敢到此狂言不法？卽親叫左右拏下。鐵公子大叫道：「大人差矣！朝廷擊登聞鼓，尙許諸人直言無隱，怎出生入死之地，不容人伸冤？」鐵都院道：「你是侯孝甚人，爲他伸冤？」鐵公子道：「孩兒素不識侯孝，怎爲他伸冤？但念人材難得，乃爲朝廷的大將伸冤。」鐵都院道：「朝廷大將生殺自任，朝廷關你何事？却如此胡爲？快與我拏下衙役見都院吩咐。」只得上前來拏。刑部與大理都搖頭道：「且慢。因將鐵公子喚到公座前，好言撫慰道：「賢契熟腸直性，

難以爲不是。但國有國法官有官體獄有獄例。自難一味魯莽而行。就是這侯孝失機一案。已繫獄經年。水居一兵部又爲他謫戍。則當時論其非而議其過者。不一人矣。豈至今日遇犯尙存罪章猶在。而問官突然辨其無罪。此國法官體獄例之所必無也。設有議輕之奏。尙不敢擅減重條。况過學士彈章請斬而聖明已依擬。則問官誰爲立異。爲之請命哉。勢不可也。鐵公子聽了。慨然長嘆道。二大人之言。皆庸碌之臣貪位慕祿。保身家之言也。豈乃心王室。以國事爲家事者。所忍出哉。儻國法官體獄情必應如此。則一下吏爲之有餘。何必老大人爲股肱腹心耶。且請問古稱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此何意也。若果如此言。則都俞吁咷大非盛世君臣也。王洪與陳善聽了。俱默默無言。鐵都院因說道。癡兒子無多言。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鐵公子奮然曰。英雄豪傑天生實難。大人奈何不惜。若必斬侯孝。請先斬我鐵中玉。鐵都院道。侯孝前之失機已有明據。斬之不過一駑駘耳。何足爲怪。鐵公子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侯孝氣骨昂昂。以之守邊。乃萬里長城也。一時將帥恐無其比。鐵都院道。縱使有才。其如有罪。何鐵公子道。自古

之英雄往往有罪朝廷所以有帶罪立功之條正此  
意也王洪道使過必須人保你敢力保麼鐵公子道  
黨赦候孝使之復將不能成功先斬我鐵中玉之頭  
以謝輕言之罪二洪陳善因對鐵都院道此乃衆人  
屬目之地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保則此番舉動料  
不能隱瞞也若定然不聽我三人只合據實奏聞請  
旨定奪鐵都院到此田地也無可奈何也只得聽從  
王洪因喚轉侯孝依舊下獄就叫鐵公子而寫一張  
保狀差人帶起然後三人寫了一本登時達上此時  
邊庭正拜本上去只隔一日就批下來道

邊關需人正急鐵英子鐵中玉旣盛稱候孝有  
才可禦邊患朕豈不惜今暫赦前罪假借厚銜  
外賜効一口凡邊庭有警之處俱著卽日領兵  
救援破敵儻能成功另行陞賞如再失機卽著  
梟示九邊以儆無能水居一前薦鐵中玉後保  
俱照候孝功罪一體定其功罪嗚呼使其過正  
以勗其功朕所望也死於法何如死於敵爾其  
懋哉欵此

聖旨下了報到獄中候孝謝過聖恩出了獄且不去  
料理車務先騎著一匹馬一徑來拜謝鐵公子二人

相見英雄識英雄，彼此愛慕至喜。鐵公子留飯，候孝也不推辭。說一回効術，談一回兵機，二人只痛飯了一日方別去。到第二日，兵部因邊庭乏人，又見期限緊急，一面料理兵馬，一面就催促起身候孝。這番到邊雖說帶罪，却是御批更加賜効。一時邊帥無人，與他作梗，故得任意施展。不半年報了五捷，邊境一時肅清。天子大悅，卽陞總兵。水居一先復了侍郎之職，後因屢捷，加陞尙書。鐵中玉力保有功，特授翰林待詔。鐵中玉上疏辭免，願就制科過學士。自覺無顏，只得告病不出。正是：

冤家初結時，只道占便宜。  
不料多翻覆，臨頭悔是遲。

却說水居一陞了尙書，欽詔還京，何等榮耀。那些所衛管轄之官，並上司武弁，前爲過學士出力作惡者，盡皆慌了，無不免首請罪。誰知水尙書肚皮寬大，並不較量。到了京中，見過聖謝了恩，聞知鐵公子在三法司堂上以死力保候孝，候孝方能成功，又訪知前日打入大牢候養閒堂，救出韓恩妻女，既感其恩，又慕其豪傑，旣到過尙書的任，卽用兩箇名帖來拜鐵都院父子。鐵都院接見，略敘寒溫。水侍郎卽要請鐵

公子來相見鐵都院道今秋大比在西山藏修故有  
失迎候水尙書道我學生此來雖欲拜謝賢喬梓提  
拔之恩然實慕令公子少年許多英雄作用欲求一  
見以慰平生奈何無緣却又不遇鐵都院道狂妄小  
子浪博虛名我學生正爲憂屢屢戒飭忘者先生過  
爲垂譽何敢當也水尙書道令公子俠烈非狂眞誠  
無妄學生非慕其名正慕其實故殷殷願見也鐵都  
院道下學小子旣蒙援引誠厚幸也自當遣其上謁  
水尙書道儻蒙賜顧乞先示知以便掃門拱俟再三  
懇約方纔別去正是

練馬明所好

溯洄言願清

殷勤胡若此

總是爲伊人

鐵都院本意原不欲兒子交接因水尙書投帖來拜  
又再三要見不可十分過辭只得差人到西山報與  
鐵公子知道就叫他進城來回拜鐵公子聞知因想  
道他來拜我只不過爲我保了候總兵連他都帶陞  
了謝謝之意何必面見因吩咐來役道你可稟上太  
爺說我說既要山中讀書長安城中乃冠蓋往來之  
地那裏應酬得許多來只求老爺一概謝絕爲妙來  
役領命回覆鐵都院點頭道這也說得是因自來答

拜見了水尙書。因曰：「說道小兒聞老先生賜顧，即要趨承訓誨，不期臥病山中，不能如願。獲罪殊深，故我學生特先代爲請荆，稍可步履，卽當走叩。」水尙書道：「古之高人，只許人聞其名，不許人識其面。正今日令公子之謂也。愈令我學生景仰，不盡說罷。鐵都院辭了出來，水尙書因暗想道：「我女兒冰心才貌出眾，聰慧絕倫，我常慮尋不出一箇佳婿來配他。今日看起這鐵公子來，舉動行事，大是可觀。况聞他尙未婚娶，又與我有恩，若舍此人不求，眞可謂錯過矣。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必須見面，方可決疑。主意定了，卽差人去細細訪問。」鐵公子正在西山讀書，差人回報果在西山讀書。水尙書因瞞著人，到第二日起箇絕蚤，竟是便服，止騎了一匹馬，帶了三四箇貼身伏侍的長班，悄悄到西山來拜鐵公子。此時鐵公子朝飯初罷，就差役報知水尙書來拜他，打動了水小姐之念，正在那裏癡想道：「天下事奇奇怪怪，最料不定。再不料無心中救候孝到，像是有心去救水尙書的一般。設使當日不在縣堂之上，遇見水小姐，今日與水尙書有此機緣，若求他女兒爲婚，未必不允。但既有這番嫌疑，莫說我不便去求他，就是他來求我，我

也不便應承，有傷名教。想將起來，有情轉是無情，有恩轉是無恩，有緣轉是無緣。老天何頑！倒若此，正沉吟間，忽見一箇長鬚者，方巾野服，走進方丈中來。到了面前，叫了一聲鐵兄，何會面之難也？不怕令人想殺。鐵公子倉卒中不知是誰，因信口答道：「我鐵中玉面皮最冷，老先生想我定是不會會面。今既會了，只怕又不必想了。」因迎下來施禮。那老者還禮畢，因執著鐵公子的手，細細端詳道：「未見鐵兄，還是虛想今既見鐵兄，實實要想了。」我學生一還京，即登堂拜謝，不期止謁見尊翁，而未得親覩臺顏，悵然而返。後

蒙尊翁許我一會，又慎重白駒不肯賜顧。我學生萬不得已，故悄地而來，幸勿罪其唐突也。鐵公子聽了驚訝道：「這等說，却就是水老先生了？」水尙書道：「正是。」學生水居一因，叫長班送上名帖。鐵公子道：「晚生後學，偶爾憐才，實不曾爲青天而掃浮雲，何敢當老先生如此鄭重。」水尙書道：「我學生此來，實不爲一身一官，而謝提拔，乃慕長兄青年，有此明眼定識，熟腸壯氣，誠當今不易得之英雄，故願一識。荊州耳。」鐵公子因連連打恭道：「原來老先生天空海濶，別具千秋。晚生失言矣。」因請坐一面，叫人備酒留飯。草草與水尙

書對飲水尙書原有意選才，故諄諄探問。鐵公子見水尙書不遠而來，破格相待，以爲遇了知己，便傾心而談。談一會經史文章，又談一會孫吳韜略。論倫常，則名教真傳。論治化，則經綸實際，莫不津津有味。鑿鑿可行，談了許久。喜得水尙書頭如水點，笑似花開，不住口的贊美道：「鐵兄高才，殆天授也！」又談了半晌，水尙書忍不住，因對鐵公子道：「我學生有一心事，本不當與兄面言。因我與兄相遇，在牝牡驪黃之外，故不復忌諱耳。」鐵公子道：「晚生忝居子姪，老先生有言，從而明教之，甚盛心也。」水尙書道：「我學生僅止生一女，今年一十八歲。若論姿容，不敢誇天下無二。論他聰慧多才，只怕四海之內，除了長兄，也無人堪與作對。此乃學生自誇之言，長兄也未必深信。幸兄因我學生之言，而留心一訪，或果此言不謬，許結絲蘿，應使百兩三星，無愧色。而鐘鼓琴瑟，得正音也。屑細大事，草草言之，幸長兄勿哂。」鐵公子聽了，竟呆了半晌，方嘆一口氣道：「老天老天！既生此美對，何又作此惡緣？奈何奈何？」水尙書見鐵公子沉吟嗟嘆，因問道：「長兄嗟嘆莫非已諧佳偶？」鐵公子連連搖首道：「四海求凰，常鄙文君非淑女，何處覓相如之配？」水尙書道：「既

未結褵莫非疑小女亦然鐵公子道令嬪在舉國皆知爲孟光但恨曲徑相逢非河洲大道鳩巢鵲奪恐傷名教者耳坐失好逑已抱終身大恨今復蒙老先生議及婚姻更使人遺恨於千秋矣水尙書聽見鐵公子說話隱隱約約不明不白因說道長兄快士有何隱情不妨直述何故作此微詞鐵公子道非微詞也實至情也老先生歸而詢之自得其詳矣水尙書因離家日久全未通音信不知女兒近作何狀又見鐵公子說話鶻鶻突突恐有曖昧不可明言遂不復問又說些閒話喫了飯方別了回去正是

來因看衛玠  
欲遂室家願  
去爲問羅敷  
多勞父母圖

水尙書因別了回來一路上暗想道這鐵公子果是箇風流英俊我女兒的婚姻斷乎放他不得但他說話含糊似推又似就似喜又似怨不知何故莫非疑我女兒有甚不端但我知女兒的端方靜正出於性成非矯強爲之料沒有非禮之事只怕還是過學士因求親不遂布散流言這都不要管他我回去但與他父親定了婚姻之約任是風波亦不能搖動矣主意定了到私衙擇箇好日卽央箇相好的同僚與鐵

都院道達其意。鐵都院因過學士前參水尙書，知是爲過公子求親不遂起的釁端。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類拔萃的多才小姐，正想著鐵公子原配忽見水尙書央人來議親，正合其意，不勝歡喜，遂滿口應承。水尙書見鐵都院應承，恐怕有變，遂忙交拜請酒。又央同僚催促鐵都院下定。鐵都院與石夫人商量道：「中玉年也不小，若聽他自擇，擇到幾時？況我聞得這水小姐不獨人物端莊，又兼聰慧絕倫。」過學士兒子百般用計求他，他有本事，百般拒絕。又是箇女中豪傑，正好與中玉作配。今水尙書又來催定，乃是一段良緣，萬萬不可錯過。石夫人道：「這水小姐既有如此賢慧，老爺便拏定主意，自爲他定了，也竟不必去問兒子。」若去問他，他定然又有許多推辭的話。鐵都院道：「我也是這等想，夫妻商量停當，遂不通知鐵公子，竟自打點禮物，擇了一箇吉日。」央同僚爲媒，定了定過後方，著人去與鐵公子賀喜。鐵公子聞知，喫了一驚，連忙入城來見父母道：「婚姻大事，名教攸關，欲後正其終，必先正其始。若不擇其初，草草貪圖才貌，留瑕隙與人談論，便是終身之玷。」鐵都院道：「我且問你，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麼？」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

容貌真是秋水爲神玉爲骨誰說他不美鐵都院道容貌既美想是才智不能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的才智真不動聲色而有鬼神不測之機誰論他不能鐵都院道既有才智想是爲人不端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的爲人真可謂不愧鬼神不欺暗室誰說他不莊鐵都院與石夫人說了俱笑起來道這水小姐既爲人如此今又是父母明媒正娶有甚釁隙怕人談論鐵公子道二大人跟前孩兒不敢隱瞞若論水小姐的公明窈窕孩兒雖寤寐求之猶恐不得今天從人願何敢矯情但恨孩兒與水小姐無緣遇之於患難之中而相見不必禮接之於嫌疑之際而貞烈每自許今若到底能成全則前之義俠皆屬有心故甯失閨閣之佳偶不敢作名教之罪人遂將前日游學山東怎生遇見過公子搶劫水小姐怎生縣堂上救回水小姐自己怎生害病水小姐又怎生接去養病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鐵都院夫妻聽了愈加歡喜道據這等說起來則你與水小姐正是有恩有義之俠烈好逑矣事既大昭於耳目心又無愧於夢魂始患難則患難爲之終以正則以正爲之有何嫌疑之事可避若今必避嫌疑則昔之嫌疑終洗不清矣此事

經權常變、接之悉合。吾見無多慮也。快去安心讀書。以俟大小登科、娛我父母之晚景。鐵公子見父母主意已定、料一時不能挽回、又暗想道：此事我也不消苦辭、就是我從了、想來水小姐亦必不從。且到臨時再作區處。因辭了父母、依舊往西山去讀書。正是：

君子喜從名教樂、淑人遠避禽獸聲。

守貞月老難爲主、持正風流是罪人。

按下鐵公子爲婚事躊躇不題。却說水尙書爲女兒受了鐵公子之定、以爲擇婿得人、甚是歡喜。因念離家日久、又見宦途危險、遂上本告病、辭了回去。朝廷因憐他被謫、受了苦難、再三不允。水尙書一連上了三疏。聖旨方准。他暫假一年、馳驛還鄉、假滿復任。水尙書得了旨、滿心歡喜、卽忙收拾回去。這番是奉旨馳驛、甚是風騷。蚤有報到。歷城縣報人寫了大紅條子、到水府來。初報復侍郎之任、次報陞尙書。今又報給假馳驛還鄉。水小姐初聞、恐又是奸人之計、還不深信。後見府縣俱差人來報信、雖是真、但不知是甚麼緣故、能得復任。終有幾分疑惑。過了兩日、忽水運走來獻功道：賢姪女、你道哥哥的官、是怎生據復任的。冰心小姐道：正爲不知在此疑惑。水運道：原來就

是鐵公子保奏的。冰心小姐笑道：此事一發荒唐。鐵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一箇書生怎生保奏水運道？也不是他特保哥哥，只因哥哥貶官爲聖主薦一員大將，那大將失了機，故帶累哥哥。前日遇公子要娶學士寫書，差人到邊上去求哥哥。不料哥哥又是箇不允，他就記了毒，又見邊關有警，他遂上一本說邊關失事，皆因舉薦非人之罪輕了，因乃請旨要斬哥哥。與這員大將聖旨准了，這日三法司正綁那員大將去斬，恰好鐵公子撞見，看定那員大將是箇英雄，因嚷到三法司堂上，以死保他。三法司不得已，只得具疏請命，朝廷准了，就遣那大將到邊帶罪征伐。不期那員大將果是英雄，一到邊上，便將敵兵殺退，成了大功。朝廷大喜，道你父親舉薦得人，故召還復任。又加陞尙書，推起根由，豈不是鐵公子保救的冰心小姐聽了，道此話是誰說來？只恐怕不真。水運道怎麼不真？現有邸報，冰心小姐因笑說道：若果是真，他一箇做拐子的，敢大膽嚷到三法司堂上去，叔叔就該告他謀反了。水運聽了，知道是姪女譏誚他，然亦不敢認真，只得忍著，沒趣笑說道：再莫講起，都是這

班獸公子連累我，我如今再不理他們了，說罷不勝抱慟而去。冰心小姐因暗想道：這鐵公子與我緣法甚奇，我在陌路中虧他救了，事亦奇了，還說是事有奏巧，怎麼爹爹貶謫邊庭，與他風馬牛不相及，又無意中爲他救了，不更奇了？又想道：奇則奇矣，只可惜奇得無味，空有感激之心，斷無和合之理。天心有在，雖不可知，而人事舛錯，已如此矣！心中日夕思慕，正是：

烈烈者真性

般般者柔情

調乎情與性

名與教方成

水小姐在家佇望，又過了些時，忽報水尙書到了。因是欽賜馳驛，府縣官俱出郭郊迎。水運也騎馬出城迎接，熱熱鬧鬧，直到日午方纔到家。冰心小姐迎接進去，父女相見，先敘別離愁，後言重見面，不勝之悲，又不勝之喜。只因這一見，有分教：喜非常，喜情不近情。不知水尙書與冰心小姐說了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好逑傳第十四回終

第十四回



卷之三

三